

午后的拜访

□殷修亮

济南市,大众嘉园,二号楼2单元。

这是我第三次拜访著名诗人桑恒昌先生。

2023年5月7、8两日,我有幸在济南参加第四届长河文学颁奖活动。8日下午去长清的马山采风回来,便和临清的文友林春泉相邀去看望桑老。我们走出济南泉西大酒店,春泉便给桑老打电话,说我们要去看望他。来到桑老的住处时,桑老已经泡好了茶在等候我们。和2018年第二次见到桑老时相比,他的身体显得虚弱了很多,也消瘦了很多。原来,桑老最近刚从医院出来。

桑老说老了,身体各处都有问题了,人都会老的,这是自然规律,谁也免不了。桑老漫不经心地说着,像是说给我们,又像是说给自己。

很快,桑老就把话题扯到诗歌上来。桑老说,写诗最重要的有两点:一是构思,二是语言。一首诗一定要有好的构思,不去构思哪会有好诗?写诗不要重复别人,也不要重复自己。写好了是诗歌、散文,写不好就是一堆文字垃圾。桑老就以一首《一碗油盐饭》为例说明构思的重要:“前天放学回家/碗里有一碗油盐饭/昨天放学回家/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/今天放学回家/我炒了一碗油盐饭/端到妈妈的坟前”。桑老师给我们详细地谈了这首诗的巧妙构思,我在一旁暗暗佩服桑老这个年纪还有如此好的记忆力。对于诗歌的语言,桑老举例说:“蔡伦的那张纸/是最差的纸/但又是最珍贵的纸”,看似平淡的语言,却充满张力,诗意丰沛,令人深思回味。

桑老又给我们谈起老一辈艺术家的高风亮节,他

给我们讲了一个著名画家李可染的轶事。有一次,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李老,一进门便说李大师好,我们想采访一下你。李老说我不是什么大师,我养了两条狗,一个叫大师,一个叫北斗。然后对着小狗说,大师、大师过来,有人采访你。说完桑老大声笑起来,我们也笑起来。桑老说,李可染这个大名鼎鼎的大师尚且如此幽默、谦虚,我们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,有啥可翘尾巴的?别说翘尾巴,我们需要剪掉尾巴去做人。桑老又谈到作为诗人要有诗人的思维,他母亲去世时桑老还是个孩子,后来每次上坟的时候桑老都会觉得母亲总是背对着自己,如果她转过身来会是什么样子?正是有了这样的思维才有了桑老一首首“哀哀泣血的怀亲诗”。

最令我难忘的是桑老讲的《鲸落》的故事。桑老语气温和地说:“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会用尽最后的力量

跃出水面,和天空进行最后的拥抱,然后沉入海底。但它的身体腐烂后,会滋养附近一片水域的鱼类和植物。他停了一下,才意味深长地说,作为诗人的我们,一辈子又能为诗歌做些什么?桑老说完,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,活过80岁之后,过了今天就不知道明天会怎样,但只要不死,活一天我就要写一天。说完,桑老从沙发上站起来,慢慢走进书房,铺开宣纸,为我和春泉每人写了一幅工工整整的楷体寄语。

他给我写的寄语是:“诗是从心里疼出来,在心上生长的文字,没有肝胆人生,哪来血泪文章”。我双手捧过桑老的墨宝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激动和沉重。桑老一生挚爱诗歌,写出了无数震撼人心的优秀诗作,同时还

扶持了许多喜爱诗歌的新人,使他们成长为当代诗坛著名的诗人。桑老不正像海鲸一样吗?用自己的才华和心血扶持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诗人。

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,不知不觉和桑老交谈了2个多小时,考虑到桑老年事已高,又出院不久,不能太劳累了,我们便依依不舍地与桑老告别。桑老送我们到门外,频频与我们招手,还再三叮嘱我们路上要注意安全。

转身离开的那一刻,我的眼睛湿润起来。



老槐树

□王武海

被岁月刨了膛
如一条独木船
旁生几片绿叶
老槐树还活着
三百六十个年轮
缭绕多少人间烟火
故事里的事
是事也不是事

绕不开的童年
还很挺拔

两口水井,三个池塘
纳凉的三大娘,四大爷
两个孤寂的池塘还在
抚摸老槐树
苔藓很湿,是沧桑
立起的时间
一声招呼,老家还在
平凡的村庄
一样有岁月
出生和老去
老槐树登记造册



胸 怀

□刘敬森

台灯,只想照亮
眼前一片
太阳,却把光辉
洒满世间

喷壶,只想喷洒
自家花朵
苍天,却用甘霖
润泽多数良田

台灯抱怨太阳
你为何那么大度?
喷壶指责苍天
你为何不专注重点?

太阳苍天一愣
笑声爽朗震彻寰宇
高度,决定视野
亮度,决定冷暖

母亲智救外祖父

□陈 奇

如今,在牡丹区高庄镇当年南华县革命老区的一些村庄,仍流传着《游击大队长虎口脱险》的惊险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两位主人公分别是我的外祖父杨华和我的母亲杨克林。

我的外祖父1903年出生。20世纪30年代初,地下工作者来到村里发动群众斗地主、分田地、闹革命。受尽地主残酷剥削压迫的外祖父革命最坚决,在敌伪顽特猖獗、随时都有可能被杀头的危险情况下,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他英勇作战,

出生入死,被党组织任命为鲁西南游击大队大队长。1927年出生的母亲,受其父亲的影响,也毅然投身革命,成为外祖父领导下的游击队队员。

1940年夏天,在高粱孕穗打包时节,外祖父于黄河南岸一个叫孙寨的村子里召开党的秘密会议,由于叛徒告密,从该村路过的伪军一个连的兵力悄悄把村子团团包围了,敌人一百多支枪一齐瞄准了外祖父。

由于事发突然,致使外祖父手中的“小本子(党的机

密文件)”都来不及隐藏,只好紧紧地攥在了手心里。此时,身经百战、九死一生的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,只想着尽可能地掩护在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他沉着冷静地向着一个军官模样的敌人说:“今天在场的人都是土老百姓,只有我一个人是共产党,要杀就只杀我一个人就行了!”这伪军连长准备对外祖父执行枪决。

一直隐藏在人群中的母亲,乘敌人吆喝群众、注意力分散之机,挤到外祖父身边,冒着生命危险伸手从其手里夺过了“小本子”,迅速塞进自己的怀里。接着,她便和几位地下党员及革命群众相互传

递眼神,伺机找机会营救。外祖父同样用眼神示意他们赶快逃走。可母亲坚决不离开,继续隐藏在流动的人群里,紧随被游街示众的外祖父一起走动。

押着外祖父渐行渐远的伪军队伍,已走向村外一百多米高粱地的地头,敌人对其执行枪决的万分危急之时,站在老百姓中间的母亲一下子冲出人群,引领众人一起振臂高呼:“杨华不能死!”正押着外祖父急速前行的敌人,惊疑地向后扭身观望。外祖父瞅准机会,如猛虎下山,纵身一跃,一头扎进青纱帐夺路而逃。待敌人缓过神来,发现就要被枪决的鲁西南游击大队大队长竟没

了踪影。众伪军正疑惑不解,只听得高粱地里哗哗作响,于是边追赶,边向高粱地里百枪齐放,此时外祖父早已冲出高粱地。只见一群人在锄地,便从一农夫手中夺过一把锄头扛在肩上大喊:“敌人来抓壮丁了,赶快跑吧!”等伪军们追出高粱地,看到许多人扛着锄头四下逃奔,已无法分辨哪位是要抓的人,哪位是干农活的老百姓,只得骂骂咧咧地快快收兵了。

后来,这个《惊天大逃生》的故事在民间传得神乎其神。时至今日,外祖父和母亲都早已作古,可自幼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我,仍记忆犹新,深为有如此英勇的外祖父和母亲而自豪。